

張海

三郎 情今

1993

—1933, 10—

跋 涉

三郎 悄吟

——著——

1——1000册

版权所有

实价现洋五角

五画印刷社

—哈尔滨—

出版預告

涓 (不久付印)

八月的鄉村(寫作中)

慰靈祭 (寫作中)

以上每種，約六萬字。
約1933年終，均脫版。

著者——三郎——

此書於五四六年我重返哈爾濱
時偶於故書市中購得。殊分鈔本。

人間地下

一憤死在

傷心如

苦悶軍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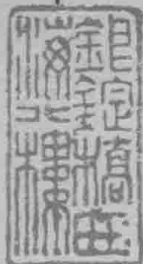
郎

桃色的线.....	1
烛心.....	13
孤雛.....	47
这是常有的事.....	93
痴人.....	107
下等人.....	117

悄 吟

王阿嫂的死.....	141
广告副手.....	159
小黑狗.....	177
看风筝.....	185
夜风.....	194

五十六·三月廿七日於京都



桃 色 的 线

(一)

「穷」，逼得他们实在是太不情面了。但，他们却不想再去作那杀人的行业——虽然杀人是他们本行，受过充分的杀人的训练——或是卖掉灵魂，卖掉身体自由的勾当。他们更不后悔，挣脱了的美之寄食所。他们拚命和环境奋斗，他们只是咬紧牙关，硬着心肠，肉搏般的合穷困来抗战！他们顾不到失败——经验告诉他们，穷是不能战胜「人」——失败两个字，在他们看来，真是滑稽平凡得可笑！至于穷困的围攻，也是他们

认为应有的敌人之一种。

春晨的微雨，是悠闲而平稳的飘落着；时间已是八点钟。小旅馆的每个房间里，有的还打着鼾声，有的似乎已在起来漱口。

星，为着习惯的催迫，醒转来是不能更延宕的睡下去了。他徐缓的在被中伸动着他的四肢；由窗上玻璃的反映，他发见他虽然不甚粗肥，却是充实而强健的双臂；由曲卷的姿势，激起来的肉块，突兀得，使他满意的微笑了，他庆幸他还有着—具精健的身躯，便什么全可以应付得来；并且，假如现在有一个爱他的少女，他似乎还有承受的希望。余的他觉到他是个任什么也没有了的人。

他，孩子般的跳起来。绛色的短裤，仅可以护住身体的或一部分，他蹴了朗一脚，命令着说：

「还不起来吗？——懒龙。」

朗，似早已在醒着；眯着眼，下半截脸依然是藏在被沿里面说：

「起来怎的——你一个不安定的人。」

「洗脸，漱口，喂脑袋……我肚子早就在饿哩！」

「饿吗？先忍一忍。」

「我的什么全能忍，惟「饿」是忍不得；一饿就要犯肝气症；便什么也要不高兴呢！」

「今天例外——你且少犯一次吧！对不起！先生。」

朗，微笑的瞧着星——短发蓬蓬的，有的在披覆。以一个雕像般的姿势，抱拢了双臂，笔直的立在床上，眼睛里射出了青春之光。

「今晨的饭，吃不成了吗？」星问。

「也许能吃得成！——还有五分钱，是花不出的。」

「饿，是挨定了吧？」星绝望般的坐下来。

「饿——饿也是经验呢！他自己不挨饿，怎知道别人饿时的滋味啊！」

「啊！饿，饿也得要经验！不就是那样：腹内空索索的；什么也不喜欢，什么也没力气干了。由愤怒而仇恨；而抢掳，而斗争，而流血……！」

甚至任什么全想要干了是不是呢？即使是拚掉生命的话——那时也许不再爱着少女了吧？是不是呢，那么？」星，很肯定似的在发表他的饿之经验及理论。

「但，比这还要复杂呢！」

「唔……？还要复杂！那只可……但——你也总得起来呀！」

星似明白朗的意思了——延迟的再卧一刻。

「……起来，想办法塞饱了肚皮，再讨论它；或者……怎么？」

他们全不言语的穿着衣服。星，迅速的已经是完了一切。接着朗也穿得齐整。

他们计算的，惟一方法祇有「当」，他们开始又数计着什么可以「当」；什么是富余的。在书篋里翻来检去，除开一些册子之外，祇有星的一件绒线衬衣，是可以「当」；是富余的，是星昨日才褪下来的。

「就是它吧！」星提着抖了两抖，满高兴的说。

「这能当几个钱——大限三元钱。」朗蹙着眉

头。「还不够吃一顿「白宫」吗？——饮两杯，我给你唱一段「程艳秋」的「女起解」」星，的涎水几乎要流下来。

「吃「白宫」是够了，但，下顿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星，急切的竟是回答不出，他向朗漂了一眼似嫌他太也的罗索了。说道：

「下一顿……？」

他一眼瞧到床上拥堆着的被子了。

「下一顿吗……？可以当被子啊！被子完了，褥子，衬衣，书，大衣……精光了我们好走；多么爽利呀！」

「走向那里呢？」朗，发着怅惘的叹息。

「左不是在地球子上滚吧！滚到那里算那里！地球子如果要不许我们滚时，有机会，我们也可以到另一个星体上去白相白相。」

星，的说话，使朗凄然的笑了！

（二）

星，及朗，由一家饭馆昂着胸大踏步的走了

出来。脸色全是微红红的；嘴里横噙着不可说的微笑。

星，的帽子提在一只手里。两个人整齐了步调，作着七五生的步长，一一四步一分间的步速前进着，在大街上前进着。

警察怔怔的，看着他们踱过了十字街头。

「鱼作的真不错啊！」星说。

「米饭蒸得更恰我的脾胃。」朗说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大街来往的人，似谁也不曾；也不屑注意到这二位是，「当」了衬衣，才吃了早饭的英雄！但，讨钱的孩子，却显得聪明得多呢！竟是在后面作着他们的随扈队了。

「去，去，走远些。你们这些连我也不如的小动物——我没有钱。」

星，笑笑的紧走几步，孩子们似明白他的意思；也跟近了几步。星，站住了；孩子们也站住了。

朗，正在寻思一件事，偶一侧首不见星了，回头看时，约三十步的距离，星恰在分铜元给孩子们，闹得不开交。

「走啊！——无赖汉。」

星，听到朗的喊声，将手中余的铜元撒在地上，任着孩子们自己去分争；他跑开来。仍是继续着他们的「前进」

谁也不说什么。

。跨进小旅馆自己房间的门，便全仰卧在床上，他们此时似乎什么全忘了。

雨，早是停起，上午的阳光射洒在每处，全显现着些清静得可爱起来。

『星！那绒线衬衣袖头一部分的织缀，真鲜艳哪——桃色的线，红得真可爱！有趣呢！』

『有趣怎的？可爱怎的？』星看了他一眼。哀怨的瞧着天棚——角落里正是一只苍蝇的尸，悬挂的摇动着。

「有趣的是入了当铺的库了，饭是入了我们的肚了——你不是说过那还是「敏子姑娘」给织补

的吗？」

是啊！是她如今又怎的？为「饿」的缘故，是什么全不能可惜吧？什么全可以「当」！如果他们——当铺——要人的话，何妨我们两个任谁可以当一个——最好先『当』我——你可以有趣的，尽力的『玩』『乐』他几天——她织得又有什么稀奇！』

朗，很懊悔自己的失言，又提到了「敏子姑娘」——他们已是很久的不通音问了并且「敏子」现已无踪——他知道星的心颗破碎得，仅是凭藉一些细弱的筋络在维系着；一层嫩薄的膜囊盛裹着，怕终有一日会崩裂的！朗，为要弥补他的错误他说：

「星！无论谁与谁，全要有断绝关系的一日，何必又计计于迟早呢。」

『那自然喽！——谁与谁也没有关系了。』

星说完，翻侧了身子，面去向着墙壁。低吟着『泓一大士』（注为丰子恺业师，俗名李叔同）未出家时的一章七绝诗：

『一夜西风蓦地寒，吹将黄叶上栏干；春来秋

去忙如许！未到晨钟梦已阑。』

尾音显然是颤恻得几乎要听不清晰！

(三)

那大约是一九三一年的一段事。

星在沈阳，为避难在一位友人家中的机会，得认识了「敏子姑娘」。他们全是「流浪儿」。又全有着火烈般的情怀：不幸的，他们便循序的踏向『爱之路』上来了。而星又是个婚过者，并且他的妻还在侧。但他及她——敏子——全是为爱而踏破一切的勇士。他们是这般的引用茵梦湖上的几句话；及他们自己的爱之哲学作防盾是：

『今朝啊……！只有今朝！

我是这般的美好！

.....

『只有这一刻你倒还是我的……！

.....

.....

『爱呀！我们便死命的爱……！

.....

管什么将来……现在！

.....

..... 』

敏子姑娘，现已不知去向，别后因为或种的误会，现在他们似乎已断绝关系了，而星却流浪在这寂寞的荒原上。

在别的前夜，敏子姑娘发现星绒线衬衣的袖部，有了破绽，他不顾别人的眼睛，是怎样恶意的射着他们！她要星脱来说：

『星！将你的衬衣脱下来，袖部是破了一个洞呢！』

『不吃紧的』。星是怕可恶的人们说敏子姑娘的坏话！而苦了他，所以推辞了一句。

『我明白你推辞的用意；任谁的意思我全明白。但那——请你脱下来，我可以给你补缀好了，这是一点别的赠意呢！』

他是不能再推却了。

她为他静然的，用着桃色的线，在那宝石篮颜色的袖部补缀着。

他也是静然的，看着她那双，明夜——也许是永久——便看不到手；及她的一切……！

那时——仅是那时——的世界是完全属于了他们。

人们，作贼一般监视他们的人们——星的妻是一个「不可知」的女人也在内——几乎全要气得流下泪来。那仅是在补缀一只衣袖而已。

别了！别了………！

星与敏子姑娘别了之后，他有时总要默默的，饱含着无涯的悲绪之泪！偷吻着那只补缀的衣袖。那是他流浪中苦痛时；仅有的安慰，仅有的快乐，仅有的幸福啊……！而如今为着『吃饭』，他竟是不能不舍去他那仅有的……安慰，快乐，幸福……并赖以系托他那忧伤之魂的桃色绒线，仅是一条桃色的绒线！仅是………

1932, 5, 12,

烛 心

(一)

新年来了。

春星，祇为要写几篇应徵的文章，寄向几家报社，骗得一些稿费的缘故。几日，几乎什么全要停顿下来。要看的书，要写的文章，应该干的事情；甚至连每日畸娜的吻，全要写拖欠帐了。——在他脑中盘旋和占据的，祇是：

文章……稿费……文章……稿费

说来奇怪，在平时春星每次要写些什么时，似乎不见怎样艰窘！而现在竟是一个必要的字儿